



葫芦架下葫芦情

闫英学

老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一到夏天，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天地。临近屋檐下的那个地方，进进出出是一块空地，可它从来都没有闲着过，靠近栅栏边上，每年父亲都要种上十几棵葫芦秧，葫芦藤顺着父亲搭起的木架子慢慢地往上爬，密密的葫芦叶子，把几块玻璃窗户挡得严严实实，酷热的夏天里，屋里却是阴凉阴凉的。

葫芦，说是种植，其实不然，它和窝瓜具有相同的栽培和生长习性。葫芦籽与窝瓜籽也大小相同，但葫芦籽的颜色却是呈乳白色，不像窝瓜籽那样灰突突。

葫芦秧一般在长出两三片叶子后，才能移出育苗池，栽种在菜园栅栏房檐下。葫芦成长过程中需要搭设木架子爬蔓，所以乡下人家一般都在房檐下用竹竿或者木杆搭设一人多高的架子，让葫芦藤顺杆攀爬在上面。

葫芦花也是乳白色的，花蕊呈淡黄色，与蝴蝶很有几分相似。

一棵葫芦秧能开出许多的花，为了保住果实，长出更多更好的葫芦，要对葫芦秧进行几次掐蔓，掐掉多余的花。父亲和母亲都懂得如何给葫芦掐蔓，我时常看见父亲和母亲在葫芦架下走来走去，他们瞅准机会，适时掐掉葫芦秧上多余的花，让葫芦有“计划”地生长。

盛夏来临，葫芦秧得到了充足的阳光和水分后，爬满葫芦架，它们的枝

杈处，有的地方还会伸出来一个个像是鲶鱼须子似的小穗子，牢牢地缠在身下的架子上，就像是小孩子紧紧地抱住大人的脖子，生怕身上的葫芦蛋从秧上滚落下来。一个个葫芦蛋，像是一个个晃晃荡荡的小灯笼，悬挂在葫芦架下，上面还附着一层白霜似的外膜，让人喜出望外。

盛夏，浓密的葫芦秧遮挡住了晴天烈日，在室内吃饭热得受不了，就要躲在阴凉的葫芦架下乘凉，吃着园子里只上农家肥的蔬菜，捞几碗高粱米水饭，凉哇哇的，顿觉暑气全消，真是爽快极了。

葫芦成熟了，可以食用了，那是家里上等的蔬菜。母亲会将已经成熟的葫芦用手指盖轻轻地掐一下，看看老嫩如何？把可以吃的摘下来，把葫芦外皮削掉，掏出葫芦瓣和籽，剥成葫芦肉馅包饺子。母亲一直习惯给我们做蒸饺吃，总是让我去后院的玉米地里找一些鲜嫩的玉米叶子，用清水洗净后，剪成一段段铺在锅里的帘子上，开锅后，连同鲜嫩的玉米叶子的清新味道一同散发出来，满屋飘香。

立秋过后，一个个成熟的葫芦都稳稳地“坐”在木架子下顶起来的木板上。这时，母亲就会把其中的一些葫芦从葫芦秧上“请”下来，去掉外皮，用白铁制成的专用小器具“葫芦旋子”，在脱皮后的葫芦上螺旋似的一按一拧，葫芦就被旋成了如宽粉条那般的几米长度，一条条地搭在晾晒衣

服的铁线上，把葫芦条晾晒成葫芦干菜。

秋霜来临，葫芦叶子纷纷呈现出淡黄色或是深黄色的颜色，此时的葫芦呈现金黄色，已经完成了它作为蔬菜的食用功能，成为人们的工具原料。

干透了的“金葫芦”，可以作为乡下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盛水工具、舀米工具和观赏玩物等等。家里的水瓢使用率最高，每年需要更换一茬。父亲会找来一把小钢锯，选择长得“周壮”一点的“金葫芦”，在它们的中间部分用铅笔画出一条线，用小钢锯把“金葫芦”一分为二。被锯开的“金葫芦”掏出葫芦籽和一些包裹的丝线，用砂纸在锯开的边缘打磨一下，再用清水洗净，就成了乡下人使用的水瓢、米瓢了，既清洁又实用。

冷风渐渐刮来，葫芦叶随风飘散，葫芦架也就显得空空荡荡了，只剩下留作第二年葫芦种子的葫芦了。

时光流逝，经年岁月。一晃，离开辽西大凌河畔的老家已经好多年了，品尝、观赏老家的葫芦，吃上一顿葫芦干菜，已经成为十分“奢侈”的事。

如今，偶尔在梦中，还能梦见儿时依偎在父亲母亲身旁，坐在葫芦架下，欢快地玩耍，有时揪着葫芦花，有时扯着葫芦架上的葫芦藤，吃着喷香的葫芦肉馅饺子，手里拿着金黄色葫芦在屋地里滚来滚去。

谁把远古的清音 深情弹唱

叶淑华

谁 在江渚
用潮湿的眸 倾情凝望
谁 将虔诚的心
连同敬仰
投进滚滚的汨罗江

屈子啊
你的纵身一跃
用不朽 演绎《天问》的悲壮
你情寄《九歌》国殇
那追悼志士的挽诗里
字字浸着血 句句滚烫

掬一枚艾叶做舟
逆江而上
两千年的汨罗江 还弥漫着
三闾大夫的精神芬芳

那滔滔流淌的汨罗江水啊
蓬勃 燃烧着正义的力量
一个伟大的灵魂
擎起了
两千年不老的神话
成为中华儿女
生生不息的 千古绝唱

今天 尧舜大地
处处散发着 粽叶的清香
谁 又把远古的清音
深情弹唱
那杯醇香的雄黄酒里
澎湃着
一个民族的铁骨柔肠

微颤着 剥一枚香粽
连同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告慰先良 深情缅怀
献上一份崇高的敬仰……

父亲的身份证

任胜军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
我发现一张身份证
它散发着陈旧的光泽
我默默把它藏入怀中
这是父亲一生仅有的照片

想起父亲撒下爱的种子
早已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我决定把这张照片翻新
让父亲的容貌神采奕奕

我把父亲的身份证号
当做我存折的密码
又用存折包好身份证
将它牢固地缝在怀中
从此，我的内心很惬意

我把父亲身份证复印件
放在他墓碑前化成纸灰
让西去的风捎走
飘进远方的云彩里

拨浪鼓

王爽

拨浪鼓，一度叫货郎鼓，是卖货郎拿在手里替代吆喝招徕顾客的工具。后来它又演变为婴儿的玩具，用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在照相馆里，为了让婴儿看向镜头，摄像师都备有一个拨浪鼓。

据传，此物当初是战国时期的一种乐器。它的主体是一面微型小鼓，鼓身是木或竹所制，鼓面多为羊皮，两侧各缀有一枚弹丸，鼓下有个手柄。转动手柄，甩动起来的弹丸便击鼓发声。后来这个打击乐器流入民间，从此也就失去了原本的礼乐功用。

由于条件所致，过去农村一些偏僻地区没有公路，外边的物资无法运进去，里面的土特产也运不出来，于是就出现了做小本生意的卖货郎。卖货郎来到乡下，极受人们欢迎。特别是老人、妇女和小孩，一听到拨浪鼓的响声，便纷纷走出家门，聚拢过来，把卖货郎的担子团团围住。年轻的姑娘会挑选梳子、发夹、胭脂一类的用品；中年妇女则看中那些更实用的针头线脑以及各种布料；老人们关注的是老花镜、烟嘴烟锅什么的；孩子们最喜欢的，便是

那花花绿绿的糖果。如果担子里缺少了谁想买的东西，卖货郎会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下一次带过来。

当那卖货郎走出屯子时，孩子们还在后边蹦蹦跳跳地跟着，迟迟不愿散去。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基本通邮通车了，各村也有了供销社或分销店。从此，卖货郎走出了人们的视线，拨浪鼓也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儿童玩具。

改革开放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食杂店、小超市比比皆是，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那年过春节，家里买的猪肉上带着一个猪肘子。吃剩下的肘子骨头，满语叫“哈拉巴”。它已经被我啃得再没有什么油水了，特别像一个半张开的扇子面。我拿着它当扇子在院子里学扭秧歌，逗得大人们忍不住乐。

我又突发奇想，在它的两边各钻了一个眼儿，分别用细绳拴上一枚螺母，一个简陋的拨浪鼓便做成了。唯一的遗憾，就是那螺母敲打在骨片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远没有拨浪鼓那么动听。

黑土地

